

临桂文史

(第十一辑)

政协广西临桂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临桂文史

临 桂 文 史

主 编 刘云松

副主编 石复兴

编 辑 张德健 甘广秋

张 俊

政协广西临桂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史为今用，为改革

开放服务。

李恩旺

临桂县人大主任李恩旺题词

用历史的知识
和经验促进
经济和社会
发展

刘云松
壬午年十月十六日

临桂县政协主席刘云松题词

目 录

革命风云

周炳奎双枪救肖克	伍辉映(1)
龙树元在维持会中做策反工作	朱名顺(4)
我给龙树元的一封信	朱名顺(8)
滩子坪农民抗日斗争轶事	秦 春(10)
维持会长吓破了胆	
——抗日小分队纪事	刘宗惠 刘 波(13)
教书匠棒毙日本兵	石芳润(16)
通过统战直取人和乡公所	杜金济(19)

地方史话

古今来过临桂的上层知名人士	秦 春(22)
临桂宣成书院	以宏男(25)
千年古镇五通圩	谢德裕(28)
两江在临桂的十个第一	陈齐瑞(32)
茶洞建圩始末	廖延晖(36)
清塘村的太平路	王应坤(40)
县治所四次迁移的前后经过	秦 春(42)
六塘麻布今昔	李绳规(46)
飞虎队秘密营地见闻	刘宗惠 刘 波(49)
义宁县第一个土改村	杜金济(54)

五通镇的第一场电影	谢德裕(58)
临桂——举重名县	谢德裕(60)
义宁文化剧场轶事	刘 波 刘宗惠(62)
义宁清真寺与伊斯兰小学	刘 波 刘宗惠(65)
五通镇西南中心小学发展史	李广广 于 乾(67)
五通浮洲古塔及被毁记事	张德健(71)
义江新貌	谢德裕(75)
秦塘村的变迁	陈齐瑞(77)
临桂彩调五种调子的表演风格	秦 春(80)
四塘乡出现一种新的大型唢呐乐舞	秦 春(83)
临桂民间桂剧艺术的历史人物	秦 春(85)

往事回忆

王子建撰联悟村民	王应坤(90)
临桂一中的一支土改宣传队	秦 春(92)
解放初六塘清真小学学生状况	常启明(95)
兴修水利中的桐山人	唐仁中(97)
五通中学的勤工俭学	朱名顺(100)
两江中学校友座谈会纪实	梁仲华(103)
青青吴氏女、千古含奇冤	周 翁(106)
“逃亡兵会”的起因和结果	刘汉业(109)
日本鬼来了	张德晋(114)
日机轰炸义宁高等小学追记	刘波 刘宗惠(116)
日寇火烧五通镇	刘波 刘宗惠(117)
在日军铁蹄下的难民生活见闻	秦 春(119)
旧义宁末任县长脱逃记	伍辉映(123)

解放初五通的一次“求雨”活动·····	张德健(125)
叶佛庆与他的“高产”试验田·····	张玉喜(128)
解放后五通一个纳妾人的悲剧·····	张德健(130)
六百多万元换来的环保意识·····	秦 春(134)

名胜古迹

花岭街中大奇观·····	廖延晖(136)
两江高妙凉亭·····	陈齐瑞(138)
宛田乡名胜古迹风光歌·····	伍辉映(140)

民族风情

临桂的婚寿丧礼俗·····	刘汉业(141)
五通民间舞龙习俗·····	杜金济(154)
一次难忘的守岁活动·····	常启明(159)
瑶族的婚姻习俗·····	秦 春(161)
瑶族的节日——禁风节·····	秦 春(163)
一些传统节日在临桂的兴衰·····	刘汉业(165)
临桂民谣点滴·····	以宏男(172)

名人轶事

回忆李宗仁将军在老河口	
一次纪念周会上的讲话·····	吴君平(174)
白崇禧进山尾村清真寺礼拜·····	常启明(177)
丰子恺到桂师任教二三事·····	梁仲华(179)

人物春秋

阳武烈士传略·····	杜金济(182)
李定申为国捐躯·····	梁仲华(185)
劳模见到毛主席·····	谢德裕(187)
亩产超千斤的劳模·····	谢德裕(189)
义宁“烂秀才”张朗山·····	张德健(191)
苏墨林“三天官”·····	张德健(196)
白少兰当禁烟局长·····	常启明(199)
苏永彰其人其事·····	甘广秋(201)
临桂籍著名的女戏子·····	秦 春(207)
夫妻九十双寿 一家四代同堂·····	秦灵武(212)

周炳奎双枪救肖克

伍辉映

在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处，有一座面积很大的深山密林，叫八万南山。原义宁县中庸圩下马石有一个青年曾在这座大山里生活过，他的名字叫周炳奎。他因对当时的现实不满，在这座大山里当了 20 多年的“绿林”，同时也消耗了千多发德国造快慢机驳壳枪子弹，练成了两手好枪法，不论左手或右手，伸手枪响，百发百中，能够连发击灭百多步远燃烧着的一排香头，从不失手。此外，他还有一手装填子弹入枪，一手与敌人对阵射击的绝技本领。

1934 年，中央红军在军事冒险主义指挥下，以阵地战进行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以后，离开了井冈山根据地，北上抗日，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国民党蒋匪帮纠集各地军阀，调动几十万大军围追堵击。红军遵照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避实就虚，转头进入贵州。翻过越城岭、猫儿山来到龙胜县境内的勒王地带，与奉命由广西百色赶来参加长征的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会师，大壮声势之后，继续向贵州进发。途中又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发生了大小战斗数次，因而沿途遗留了一些落伍的受伤红军战士。

大概 10 月的一天，周炳奎从八万南山里出来，想捞些国民党流散官兵的油水，一路沿山而下，不觉来到广西与贵州交界的属三江县境内的莫王寨。这个寨子扼着非常险要的洪州

粟和黄洋粟两个隘口的咽喉,是广西通往贵州的唯一的必经之路。他在寨子外打探到隘口上都有国民党军队驻防,放哨守卡,不敢贸然进寨。这时周炳奎抬眼望去,见有一个身着灰布军装,手扶拐棍走路的人,正向莫王寨走过来。他见此状,便隐藏到寨边路旁的一丛芒蓍草后面伺候观看,等到那个人走近他时,他突然迅速窜出用枪指着那个人大声喝道:“你是什么人?”那人回答:“我是从江西来的中央红军战士。”周炳奎惊呼道:“你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请你相信我,跟我来,这路上太危险了!”于是,周炳奎便扶着那个人走进寨子里他的老同家。莫王寨是苗瑶等少数民族杂居的村子,他老同叫做黄胜福。周炳奎叫老同赶快准备食物,在此间他与那人详细地谈了起来。

经过谈话,他知道那人叫肖克,是红军的一个连长,因受伤落伍,现要去追赶部队。周炳奎告诉他,越过这个寨子爬上去,便是个非常险要的坳卡,卡上有国民党兵把守着,很难轻易过得去,必须想个安全可靠的办法才行。他们两个合计了一阵,始终没有想出良策。半晌,周炳奎断然说道:“想来只有硬冲硬拚一条路了。”肖克在这个时候,也只得同意了他的办法。这时周的老同黄胜福也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了上来,三个人便狼吞虎咽吃起来。肖克好久没吃过这样又香又甜的饭菜了,何况还有几片几乎是半年之久没有见过的烟熏腊肉呢!真是一餐美不胜收的美食了,肖克饱饱地吃了一顿。

饭后,两人便依计打扮起来。肖克解下了绑腿,周炳奎把双枪弹夹压满了子弹,另外还装满两个预备弹夹,都把它插好在腰带上。然后,他把肖克解下来的绑腿当作带子,把肖克绑在自己背上;看看一切都已停当,便大步跨出老同家门,向寨

子的后山径直爬去。将上到隘口时仰目望去,国民党的中央军连一个影子也没看见,所有的尽是王家烈的“双枪”兵。没等那几个守卡兵开口,周炳奎双枪一举,来个三连发,那几个守卡兵便都到阎王那里挂号去了。等到那坐在房子里赌博的官兵闻声赶出来时,只能远远地鸣枪欢送他们两人了。

周炳奎在确认已到达安全地区时,便将身上所带的钱财全部送给肖克作盘缠。两人分手后,肖克便追赶部队去了。

1949年7月间,周炳奎参加了人民革命游击队,即宛田暴动以后成立的义宁县游击队。1956年夏,中央军委曾派人来中庸宛田寻访周炳奎,准备接他到北京去,以报答他救肖克将军之恩,但周炳奎因长期饮风宿露,染上风湿偏瘫麻痹症,不久前已离开了人世。

龙树元在维持会中做策反工作

朱名顺

龙树元，临桂县中庸乡合峰村人。小时家境贫穷，父亲去世过早，靠母亲勤劳度日，支撑读书。他幼年喜学爱动，常做打抱不平之事。抗日战争胜利后考入桂师读书，后因在春节时写了“旧社会一脚踢倒、新民主昂然抬头”的对联贴在自家大门上，被国民党以“共特”罪下令缉拿。龙树元辍学逃命。后来他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成为义宁游击队创始人之一。解放后继续为党为人民献力，现是灵川县水电局离休老干部。

1944年10月日军入侵义宁县，百姓受害。龙树元被学校开除后在家无事可做，耳闻目睹日军的残暴罪行，非常气愤。他怀有报国之志，但不知从何做起。他带着这个问题冒着风雨去找任坚老师。当时义宁国中因沦陷停办，师生被遣散，任坚老师到宛田王茅坪村在被开除的第四班学生会主席阳朝崇家里避难居住，经阳朝崇帮助，教私塾谋生。龙树元找到任老师，师生促膝谈心，问题提出后，任老师问龙树元：“义宁日军维持会中你有熟人吗？”龙说：“有。”任老师说：“你可到维持会中做策反工作。”龙树元回家后，便设法打入了日军维持会。

日军入侵义宁后，不久成立维持会，用中国人的败类为他们效劳。五通周村苏章甫就是该维持会的领导人之一。维持会设在旧县府内（即现在的五通粮管所地址），除了各种办事机构外，还成立保安大队。大队部设在维持会内，下分两个中

队,每个中队 40 人左右。第一中队驻扎在原刘公祠,(即现在五通派出所地址),中队长苏群(五通周村人),副中队长于忠群(中庸于村人);第二中队驻扎在原参议会大门对面公路旁苏永彰旧屋,中队长李玉盛(中庸东茶山人)。保安大队的人员多数是国民党义宁县府的警察。龙树元与第一中队副队长于忠群有亲戚关系,通过他介绍于 45 年 3 月初入第一中队当文书。龙树元入维持会后,了解敌情,掌握情况,待机而起。他经常亲近于忠群,谈工作,谈形势,谈家乡人民的苦难,提高他的认识。中队为完成日军任务,强迫老百姓交粮、交钱、交肉。有时还带着日军到村上烧淫虏掠。龙树元抓住这些事实启发于忠群对日军的反感,使于忠群为日军迫害自己人感到内疚。这时中国人民抗日进入第八个年头,胜利在望。一个晚上,龙树元找于忠群交谈了日军必败的必然结果后,说:“我们不能等死,必须做些促进抗日胜利的工作。”于忠群问:“如何办?”龙树元说:“等待时机,但要绝对保密,否则人头落地。”龙树元又带着问题暗地到王茅坪村找任坚老师。任老师说:“为壮大抗日队伍,要于忠群倒戈,我负责联系黄沙义宁抗日突击大队。”两个商定了突击队接洽于忠群队伍的时间、地点后,龙树元立即返回保安队把此事告诉于忠群。于忠群欣然同意。此次谈话后,于忠群秘密做了策划工作。1945 年 3 月底的一天,于忠群以到保宁催粮为名,带领 20 多名保安队员,人人带枪出发到保宁,按原预定时间地点与抗日突击队的代表接头,20 多名保安队员跟着于忠群,由抗日突击大队的代表带领到黄沙加入义宁抗日突击大队。

于忠群的倒戈进行得如此顺利,是由于龙树元的策反工作行成于思,一动即获。此次策反成功,坚定了龙树元的信

心,决心继续粉碎日军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人的策略,瓦解维持会。于忠群倒戈后,一中队还剩 20 多人,队长苏群继续执行日军任务。如何做好苏群的工作,龙树元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法,针对当时的情况及苏群的特点,旁敲侧击。一天下午,龙树元找苏群一人汇报工作,在谈到于忠群倒戈这件事时,龙树元有意显出苦闷惧怕的表情,问苏群说:“此事发生后日军是不信任我们的,估计他们会下毒手,你是首领,怎么办?”此次谈话后,苏群把“怎么办”这个问题旋转在脑海里,惶惶不安,最后苏群决定逃出贼窝。他找龙树元说:“我决定到塘头江(现五通蓬莱)组织抗日常备队。”龙树元赞成地说:“此举很好,我支持你,我也跟你走,要马上串连保安员。”于忠群倒戈后已引起日军的注意,所以不能像于忠群那样拉着队伍一齐走。于是他们变换了方法,定好时间,在一个深夜分别一个一个走脱。1945 年 4 月初,苏群领导的抗日常备队在蓬莱木子树村成立,由 20 多人发展到 40 多人。抗日力量逐渐扩大。日军发现后,曾到蓬莱“扫荡”。抗日常备队顽强抵抗,打退了日军,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

维持会保安大队一中队倒戈后,日军认为维持会不忠。4 月底日军在维持会办公室抓住副会长苏章甫及保安队二中队长李玉盛,当场用刺刀杀死。其余人员及保安队员共 47 人被日军用铁丝穿掌,牵到教场岭一土坑旁强迫互杀。第二个杀第一个,第三个杀第二个,依次杀到最后一个,由日军刺杀死,全部推入坑中。至此维持会消亡,保安队瓦解,日军陷入困境。抗日游击队纷纷出击,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各村反对交粮交肉,断绝日军供给。五通河坡村农民的牛被日军抢去,关在据点内(在仁和圩后岭上),深夜几个农民摸入敌巢把牛反夺

回来。保宁圩日一勇士在米粉铺上把正在吃米粉的日军砍死。如此行动,到处皆有。抗日形势大好,抗日烽火四起,日军四面楚歌。1945年7月26日义宁县城光复,全县人民沸腾,欢呼全国光复,欢呼八年抗战取得伟大胜利!

我给龙树元的一封信

朱名顺

我和龙树元是小学同桌的同学，初中、桂师也同学过一段时间，两人都喜爱学习，志趣相同，思想一致，困难相助。随着年龄、知识的增长，我们常谈个人前途，也常议论现实和未来。小学毕业后，龙树元考入宛田义龙国中，我到桂林读初中，虽各在一方，心还是连在一起的，经常书信来往，通报学校情况，交流思想和学习。任坚老师发给的地下党材料也寄给我看阅，国中学潮前前后后都写信告诉我。70年代龙树元的儿子龙祥贵一次回老家（中庸上峰山村），在香火楼上翻阅父亲的旧书，在书堆中无意发现一封我给龙树元的信（时间在民国33年即1944年），他看后觉得此信很有价值，就把它带给父亲保存。信的全文如下（因信中的文字当时是繁体字，现照抄原文原字）。

樹元兄：

你說那件事，我看了是很明白，而且心里是很不安。這件事，我是早有些明白的，但是不敢說罷。兄，社會是黑暗的，雖然天上是有太陽光照射下大地，我們本應受到光明，但是在半空中黑霧太多了，使陽光射不下來，我們仍是在黑暗中摸索，我們是永遠在黑暗中嗎？將來能有一天使陽光照射到我們嗎？使我們能得到光明，這些現

在還未曾決定,不過我們要在黑暗中去尋找我們的路,奮發自強,日新又新,這是我們唯一的目的,紙短情長,一言難盡,只說這幾句罷。

弟 名 順 三十三年三月廿七日

信中所說的“你說那件事,我看了是很明白”,那件事就是指龍樹元在國中因領導學潮反貪污反壓迫而被開除的事。那時我在桂林讀初中,龍樹元身處困境寫了一封信給我,訴说自己痛苦的心情和憤恨舊社會的黑暗。為鼓舞他繼續前進,我即復信,信中提出“我們要在黑暗中去尋找我們的路,奮發自強,日新又新,這是我們唯一的目的”。龍樹元看了此信后,得到了啟發,決心“在黑暗中去尋找我們的路”,“在黑暗中摸索”找到光明,後來終於與中共地下黨聯繫上關係。1947年12月由石芳翰、龍樹元主持在中庸鄉東洲村于家翼家開成立農會的會議,參加成員有朱名順、李尚芬、于家翼、黃炳良、陳永定共7人,我們都共同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給龍樹元的這封信,反映了我們倆青少年時代的革命思想,也反映了當時青年學生的思想傾向和舊社會的黑暗。50年後重看此信,回首往事,可以說我們沒有虛度青春年華,現在我們已到晚年,以此得到最大安慰。

1982年6月21日杜金濟到龍樹元家征集革命資料(杜當時是中共臨桂縣委黨史辦革命資料征集小組成員),發現此信,認為是革命思想初起的信件,很有價值,要龍樹元交給他拿到黨史辦作革命資料保管,並寫下收條蓋上公章給龍樹元。